

# 踏着父亲走过的路

□作者:江东霞



这是一条连接着市区和一座煤矿的盘山公路,走在蜿蜒曲折的山路上,总是会让我想起,曾经和这条山路结下一生不解之缘的父亲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初,当时的这条路还是一条不能通行车辆的小土路,父亲就是跋涉着这条崎岖的山间小路,来到这个煤矿工作。那时候,煤矿上的工人好多都是家在农村。我们家就是那种情况。除了父亲,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在老家的农村。煤矿工人有班中餐,但父亲从来舍不得吃。父亲常常是蒸好玉米面窝头,作为自己的中餐。省下班中餐的白面馍,烤成馍片,探亲的时候,带回来给我们吃。尽管后来山路不断拓宽,还修成了沥青路面的二级公路,但却不通公交,所以每次回老家,父亲都是扛着装满食品的袋子,从矿上一路走进市区,才坐车回老家。

直到八十年代,国家照顾一线煤矿工人,我们全家终于从这条山路走进矿区,来到父亲身边。父亲和我们团圆了,但是,因为家里人口多,母亲和我们都没有工作,为了缓解家庭生活开支的压力,下了班,别的工友或打牌或下棋,父亲却总是舍不得休息,在周围村民废弃的荒地上,父亲种上粮食和蔬菜。弯弯的山路上,留满了父亲忙碌的身影。那个时候,我们住的是一片分不到住房的矿工们自建的棚户区,人员混杂而乱,有人就“盯”上了父亲种在地里那些长势良好的粮菜。历来省吃俭用十分“抠门”的父亲,遇到有人偷偷偷拿,只是摇头笑笑,从不计较。宽容大度的父亲,理解这些才带出家属的矿工家庭生活的不易,还常常主动把成熟的时鲜菜蔬和产出的农作物分享给周围的邻居们。

后来父亲退休了,再来父亲年龄越来越大,家里的生活条件也改善了,但父亲仍然闲不住。闲不住的父亲,常常扛把铁

锹,拿个大大的编织袋子,沿着山路,捡运煤车抛洒掉的小炭块,顺带捡拾司机们沿路扔掉的饮料瓶子。父亲把捡下的煤块,用于家里的生活用煤,瓶子积攒下卖钱。当时,我们一直以为,父亲只是在那条路上捡煤块和破烂。我们并不知道,还有另外一层意思,善良的父亲看到那条路上,除了这些杂物垃圾,常常还有从山上滚落的沙石路障,得不到及时清理。为避免造成事故,父亲同时也是在做这条和他深深结缘的道路的义务维护工。父亲捡抛洒下的煤块,捡被人们扔掉的瓶子和包装盒子,但对于人们遗失的财物,从没有贪心,从不会据为己有。好多次,为了把拾到的东西及时归还失主,父亲急得顾不上回家。记得有一次父亲捡到一个装有数千元钱币的袋子,硬是想办法寻找并归还了失主,这才如释重负地回家休息。一张破纸片、一个饮料瓶都要拾起来卖钱,面对数千元钞票却毫不动心。父亲的“拾金不昧”,惹得就连母亲都会有些埋怨父亲“太傻”。

的确如此,在当时我们并不理解。对于父亲出去捡煤块、捡瓶子,觉得很丢脸。那时候,离家不远处就是矿上的锅炉房和食堂,好些邻近的人家都是去那里偷偷地担煤用。因为都是矿上的职工,管理人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也是公开的“秘密”,是通行的“潜规则”,其实并没有人管。但父亲从来不,也不允许我们去。

我们常常埋怨父亲老实窝囊。从老家迁到矿上以后,和父亲资格差不多的人,逐渐分配了住房,一些条件比不上父亲的,通过关系也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新楼房,我们家分房子却硬是等了很长一段时间。还有,本来那年往矿上迁户口,姐姐年龄才超过政策规定几天,有的人家超过几岁,都通过找关系,请客送礼改小年龄,办理了手续。但父亲就是不找人。父亲说:“那不是

钱的问题,是犯错误”。其实,父亲内心又怎么会舍得把姐姐一个人丢在老家。后来,有政策可以顶班,父亲赶忙退休,才把姐姐的户口迁了出来。

父亲一生,为了我们的家庭,为了我们能过得更好一些,极尽所能,辛勤劳作,但他绝不非分之事。敬爱的父亲,常常用他那句“咱可不能犯错误”来教导我们,润物细无声般用他磊落耿直的点滴言行,雕琢着我们的灵魂,悄无声息地影响着我们的成长,潜移默化中教我们去踏踏实实做事,堂堂正正做人。作为一名普通矿工,父亲不会讲大道理,但他用身体力行,向我们诠释和传递了朴实而珍贵的做人做事的品行。

岁月无情,时光如流水般悄然逝去。穿越一生风雨和辛劳的父亲,把我们带到了风平浪静的港湾。我们的生活一天天地好了,不幸的是,来不及让我们好好孝敬的父亲,他于十多年前去世了。斯人已逝,但父亲的风范早已深深地融进了我们的生命,融入了我们的生活,如同人生之路的路标,深刻在我们后辈的心中。一次偶然相聚,几个孙子辈闲聊,已经是一所学校“教学能手”的侄子说起有的老师吃“谢师宴”,还收学生礼物的情况,听到话的大姐赶紧插话:“咱可不能搞这一套呵!”当听到侄子说,就是小礼品都不会收时,我们全家都开心地笑了。一阵轻松愉快的笑声过后,母亲忍不住来了一句“画龙点睛”般的总结:“家传啊,全家都和老头子一个德性!”

是啊!我们不仅是常常走在父亲曾经走过的路上,带着父亲蹒跚身影的这条路早已成为了我们的心路。无论走多远,无论走到哪里,它都会让我们感到一种贴心般温暖。更时时提醒着我们,老实做人,本分做事,戒贪心、不犯错,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好每一步。

## 爸妈的粗粮情结

家事

□作者:马亚伟

如今生活条件好了,我总会买些鱼、肉、虾之类的给爸妈。大鱼大肉做好了端上餐桌,爸妈并没有吃几口。

我以为爸妈老了,啃骨头、挑鱼刺什么的嫌麻烦,于是给他们买了没有刺的龙利鱼。我做了一道酸辣龙利鱼,本以为爸妈会特别感兴趣,没想到老爸说:“鱼生火,肉生痰,白菜豆腐保平安。”老妈也说:“现在这么多好吃的,可还是觉得喝碗玉米粥舒服。”

爸妈经常讲起少吃少喝的时代,人人吃不饱,把能吃的、不能吃的都往嘴里塞。我总觉得经历过那样的时代,饮食上不会再挑剔什么。可在如今这个食物极大丰富的时代,爸妈的胃口却越来越挑剔,这也不好,那也不想吃,最后总会来一句“还不如喝碗玉米粥呢!”

我看得出来,爸妈是真的喜欢喝玉米粥。那个年代的食物,他们依然很感兴趣,玉米、高粱、豆渣、红薯等等,这些被我们称为“粗粮”的食物,在爸妈的味蕾上留下了根深蒂固的印记,所以他们会永远保持“粗粮”情结。人的味觉就是这么奇怪,它所感知的并不全是食物本身的味道,而是保留着与食物有关的记忆,所以人们对食物的兴趣才会各有不同。爸妈的“粗粮”情结,其实也是他们追忆一种熟悉的味觉记忆。这种味觉记忆,会带给他们温暖和熨帖,所以他们认为粗粮的味道胜过鸡鸭鱼肉。

那次老妈把我磨豆浆剩下的豆渣留下来,里面放上香菜,蒸了几个“渣饼子”。老爸看到后,抓起一个来就吃。他一边吃,一边说:“真香!不信你尝尝。”我看老爸吃得香,不由掰了一小块儿尝

了尝。可是那渣饼子真的很不好吃,口感粗糙,味道还有些怪。我皱着眉头说:“你们怎么爱吃这些东西?”老妈说:“百人吃百味,我和你爸就爱吃点粗粮。”

我们爱吃的食物爸妈不一定爱吃,正如我们爱看的电影爸妈不一定爱看,不要把我们认为好的东西强加给爸妈。既然爸妈有“粗粮”情结,那就尊重他们的喜好。在这个基础之上,还要让爸妈享受到更多的美食,让他们品味到更丰富的滋味,也摄取到更全面的营养。

如果能够“粗粮细作”,一定能让爸妈吃出新鲜的味道来。那次,我打算为爸妈做“奶香玉米饼”。我在玉米面里加了奶粉、面粉、白糖、鸡蛋,和好面后在电饼铛上煎熟。“奶香玉米饼”做法很简单,但做好了也不容易,配料的多少,火候的掌握,都非常重要。我做了几个,慢慢找到感觉了。试做的“奶香玉米饼”奶香浓郁,酥软可口。

我把金灿灿的“奶香玉米饼”摆在漂亮的盘子里,端上餐桌。老妈说:“看着挺好看的,不知道是不是好吃!”我说:“尝尝就知道!”老妈尝了一口说:“不错,比我做的玉米饼好吃!”老爸尝了一口,点头说:“没想到玉米面还能做得这么好吃!”我听了很开心,学着电视广告里的语气说:“好吃你就多吃点!”多吃粗粮有益健康。

老妈说:“我和你爸都爱吃粗粮,这样粗粮细作还真不错!”我看爸妈都喜欢,就给他们写了几个粗粮细作的菜谱。粗粮细作,既满足了爸妈的粗粮情结,保留了传统,又有所创新,实在是两全其美。

## 用花香点缀平庸的日子

态度

□作者:耿艳菊

下午五六点钟,和朋友经过一条商业街,看见一家卖鸡排的小店窗口外面排了很多人。朋友说,这家鸡排的味道很好,你等我一下,我去买点。朋友去排队了,我一个人站在那无聊,便东瞅西看,看看周围的行人,周边的环境。

与鸡排店相临的是一家花店,这家花店有些简单,是借着超市人口的楼梯前那一小片空间摆了两架花卉。经营花店的是一个年轻的短头发女人,带着两岁的孩子。孩子正吃一块奶油雪糕,奶油喇啞喇啞滴在了地上。女人转身去一个小桌子上拿纸巾擦地。

我有点失望,一直以为开花店的人都应该是优雅的人,有几分仙气,离人间烟火很远,说话轻声细语,拥有一身花香。

这时,我看见桌子旁边的蓝桶里有一大把百合花,朵朵洁白的花突然让人眼前一亮,我莫名地又对这个花店有了好感。

这个开花店的女人也不容易,既要带孩子,又要打理花店。而花店的生意相对鸡排店来说简直太冷清。花店如果改为卖奶茶之类的小食,生意也许比卖花要好很多。她能在这样的环境里坚守着,俗世烟火之外,她内心一定很喜欢和花草植物相处。她愿意守着这份喜欢,也乐意带给别人一份花朵的芳香。

我正想着的时候,一个骑单车的女孩子来到了花店门口。女孩子穿着灰色背带裤,白色T恤,

很青春阳光。不过,她的面容看起来有些疲倦,大概是刚下班回来吧。

女孩在花店里转了一圈后,在蓝桶前停了下来,她看着洁白的百合花,疲倦的脸上绽开了喜悦的笑容,俯身闻了闻,很陶醉的样子。然后,她挑了几枝,递给花店女人,请她包起来。

因有人光顾花店,花店女人显得特别开心,她两岁的孩子在一边闹着要她抱,她好脾气地哄着:“宝宝乖啦,看妈妈给姐姐包香香的花哦……”

花店女人包得很仔细,先用淡粉色的纸裹上,又用米色的丝带系了一个漂亮的蝴蝶结。

女孩付完钱,小心地捧着百合花出了门,走到单车旁,又小心地把花放在车前的筐子里。我看到车筐里有女孩买的菜,一把小葱,几个西红柿,一颗花菜。

我想象着女孩回到家把百合花插在餐桌上的花瓶里,去厨房做饭。等一切收拾好后,她坐在餐桌旁边吃饭边欣赏桌上的百合花,心情美美的,工作的疲惫也因此时的惬意而烟消云散。

我一直目送着女孩远去,心里不仅为她点赞。这是个懂得如何生活的女孩,懂得人不仅仅是活着,而是要活得好,活得有情怀。她知道用花香点缀琐碎平庸的日子,为烟火生活增添一点别致的味道。几枝百合花并不需要花费多少,它们却像闪亮的星星一样,让生活的天空散发出迷人的光辉。



秋草香 周文静摄

## 老家的柿子树

家忆

□作者:熊代厚

在老家院子的西北角,有一棵高大的柿子树,它还是父亲年轻时栽的,70多年的光阴,它一直默默地站在那里。风霜踏印,从我会走路起,高大的柿树就在我心里植下甜润的根须,扎在童年的深处,一直到今天,仍在伸展着,蔓延着。

柿子成熟要到中秋,长满绿叶的树枝上,挂满了又黄又大的柿子,像一个个小圆球,它的颜色由青慢慢地变黄,沉甸甸地挂在树枝上。我们在柿子还是青的时候就开始了吃了,咬一口,又苦又涩,嘴全麻了,麻得吃饭都没有感觉,说话也不利索,舌头伸出来,上面一层厚厚的白苔。

父亲不知从哪里得到的法子,用明矾水泡,泡个两天,涩味就没了。不但不涩,还甜,还脆,试了几个,果真如此。

但青柿子再怎么吃也比不上熟透的,若等它们自然地在树上熟,无法逃过鸟的嘴,那些长尾巴鸟,并不专心地吃一个,而是东一个西一个地乱啄,最后都会烂掉。

柿树一般是低矮的,但我家的这棵很高,有一次爬到树上摘,不小心从树上掉了下来,以后父亲再也不许我爬树。

用竹竿敲打是不行的,柿子很脆,一掉下来就碎了。柿子不同于其它的水果,摘下来并不能吃,还需捂一段时间,而摔碎的柿子是捂不起来了,第二天就烂掉了。

后来父亲想了个办法,他用铁丝做了一个茶杯样的圈,下面缝上了一层纱布,做成一个小网兜。他把小网兜结实实地绑在一个长竹竿上,采柿子时,用那个铁线网口套着柿子,然后稍稍用力,往后一拉,柿子就脱了枝,掉进小网兜里。

看上去很简单,但只有父亲做得好。我们要么拽了半天,树叶落了一地,柿子却不离枝;要么用力过猛,柿子飞出了小网兜,掉到了地上摔碎了。掉与不掉,摔与不摔,全靠力道。

捂柿子的办法有很多,父亲喜欢用草木灰。他从小灶膛里扒出一大筐,用水打湿,然后把柿子一个个排放,一层层地加灰,上面再铺一层稻草,柿子在里面做着深梦。

但我是等不到那么久的,感觉等待的每一天都十分漫长,过了四五天心就痒了起来,心里想它们该熟了。柿子放在最西边的屋,我悄悄地溜进去,偷偷地用手指掐了一个出来看看,和原来差不多。又掐了一个,也只是稍黄了一点,并不能吃。心中虽失望,也只好放回去。

家庭



展翅 张永生/摄